



《乌蒙深处》： 细节铸就真实，乡土叙事照见振兴之路

贺源/文

在乌蒙山区的层峦叠嶂间，一曲乡村振兴的壮歌正在吟唱——电视剧《乌蒙深处》用镜头将这个真实而动人的故事带到了全国观众面前。该剧在央视一套黄金档开播后，首播便以2.716%的收视率冲上黄金时段收视榜首，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。《乌蒙深处》的成功，首先源于创作团队对细节真实的执着追求。为还原贵州乡村的真实面貌，编剧欧阳黔森深入全省9个州市、36个县、156个村寨采风调研，历时近两年，四易其稿才完成剧本。这种扎实的田野调查，为剧集注入了浓郁的生活气息。剧中，苗绣传承人衮月亮采用的纹绣技法，正是黔西、织金等地苗族常用的刺绣工艺；而化屋村妇女切磋苗绣技能、苗绣与皮包、钟表等现代用品结合的创新场景，都是现实中正在发生的故事。

在人物塑造上，剧中的情感描写同样细腻真

实。如艾草和凤碧的夫妻关系，看似凤碧强势，实则她对艾草有着无限的包容。在艾草看清自己的问题后，她还会出钱支持他去养牛。这种相濡以沫的夫妻情感，不是不吵架，而是吵了架还要一起共进退解决问题。《乌蒙深处》在叙事上的成功之处，在于它将宏大的乡村振兴主题，转化为普通人看得懂、能共情的生活故事。剧中的麻青蒿因厌倦大城市的内卷与压抑，选择回到家乡悬崖村创业开办民宿，这条故事线精准击中了当下年轻人的心理状态。而衮月亮面临的传统手工艺与现代商业的碰撞，同样具有普遍意义。她的苗绣作品获奖后，却遭遇了知识产权纠纷，这种困境正是许多非遗传承人在现实中遭遇的难题。

剧集通过细腻的台词设计，增强了生活质感。有观众特别提到一场戏：两兄弟聊天，其中一个刚跟老婆吵完架，但自己哄好了自己。剧中通过角色看到漂亮景色想到“要是老婆在就好了”的铺垫，自然引出他“意识到自己离不开”的感悟。

《乌蒙深处》的一大特色，是实现了艺术虚构

与生活真实的完美融合。剧中衮月亮将苗绣技艺转化为指尖经济的情节，在化屋村早有现实版本——苗族绣娘杨文丽创立的蜡染刺绣公司，不仅设计文创产品，还利用短视频平台推广本地文化，为村民提供就业岗位。剧集与现实的互文还体现在取景上，《乌蒙深处》全剧在贵州实景拍摄，镜头中呈现的乌江源百里画廊、吊水岩瀑布、鸭池河大桥等风光，不仅是故事的背景，更是贵州乡村发展的见证。在剧集的带动下，“走，去有洋芋的地方”刷屏评论区，毕节的山水风情引发了观众广泛向往。

在人物形象塑造上，《乌蒙深处》获得了不少好评，但也存在一些争议。毛晓彤饰演的衮月亮，其苗族盛装造型令人惊艳，但她过于精致的妆容与农村环境显得格格不入。而秦俊杰饰演的麻青蒿则收获了较多认可，他将返乡青年的那种混合感演得真实自然——憋屈、嘴硬、想做点事、又总被生活给上一棒。尤其是对着大山喊“我回来了”的一幕，既搞笑又带着心酸，精准传达了年轻人返乡创业的复杂心境。杜源、王宏、金丰等配角的表演让这个村真正“活”了起来。杜源饰演的嘴硬心软的父亲，王宏的老实憨劲，

金丰的干练泼辣，每一个都特别生活化，没有一丝虚假的“农村滤镜”。

《乌蒙深处》更深层的价值，在于它敏锐地捕捉到了当代乡村的深刻变革。剧中的悬崖村已不再是传统印象中贫困落后的模样，麻青蒿走进一家民宿时惊讶地发现，这里依山傍水、有书吧、有酒吧，江景房一晚2000元，还要提前预订。这种“家乡怎么也这么卷”的懵感，恰恰反映了乡村产业的升级与变化。乡村振兴，不仅要“富口袋”，更要“富脑袋”。剧中对“四在农家·和美乡村”的描绘，与现实中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花茂村的景象形成呼应，那个“看得见山、看得见水、记得住乡愁”的美丽乡村，将“富、学、乐、美”的愿景融进了村民的日常生活。

从“手扒岩”出行的悬崖村，到游客络绎不绝的旅游胜地；从背水喝的村民，到吃上“旅游饭”的新农人——《乌蒙深处》的镜头里，贵州乡村的“变”与“不变”交织成一幅动人的画卷。变的是从贫困到富裕的跨越，从传统到现代的融合；不变的是对文化根脉的守护，对绿水青山的敬畏。山野间，一个个“衮月亮”“麻青蒿”“吴艾草”，正走在“有梦、追梦、梦想成真”的路上。



一本书读懂中国色彩之美 ——读《岂止斑斓：色彩里的中国》

钟芳/文

中国人历来对自然色彩怀有天然的好感。那些五彩斑斓的颜色，或以令人心醉神迷的光泽，或以绚丽多姿的色调，融入了尘世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它们如龙腾，似坐标，与中华文化相伴，与华夏文明相融，一步步构筑成国人心中深远的精神底色。李晓进所著的《岂止斑斓：色彩里的中国》（现代出版社2025年9月出版），将纷繁的色彩化为灵动脱俗的“画笔”，在历史的调色板上，悉心勾勒出中国的最美成色。

赤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青、紫，构成了世间最基本的颜色。然而，中国的色彩因传统文化的加持，彰显出深厚的历史底蕴，其色泽与光晕也往往更为丰富。“中国红”“帝王黄”“宋瓷青”“徽州墨”，这一个个耳熟能详的专有名词，仿若将人们一下带入那个色彩斑斓、文明兴盛的古老中国，在一场场惊艳的视觉盛宴中，让我们充分领略巍巍华夏的雄浑与壮阔。

翻开这本图文结合、解构精妙的人文读本，读者得以近距离观赏一个多彩中国的文明样貌。它既如一本包装精美的画册，绘出神州大地美不胜收的人文风景；更是一部讲述国人如何在追求美、向往美的进程中，借助文化力量筑牢文明根基的史书。首章，作者从中国人最看重的“天玄而地黄”的宇宙观切入，分析“玄”与“黄”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色彩，在指代“天色”与“地色”中的深厚意蕴，并以颇具哲思的笔触写道：“实际如果试着从人间仰望天空，不难发现上天其实是烂漫纷披、五色杂陈的。”接着，作者从甲骨文中“玄”字的复杂构造说开去，揭示其中所呈现的朦胧、神秘之美，进而归结：“‘玄’色不仅记录了古人眼中的天色，更凝结着他们对宇宙的深刻感悟。”由此，作者从天色的瞬息万变，解构出中国色彩的神韵悠长，进而探究中国文化的意蕴精深，在层层递进中，由表及里、由浅入深地将传统色彩阐释得格外引人入胜。

在分析国人最喜爱的“中国红”时，作者将历史、宗教与文化三者结合，以令人信服的旁征博引，道出“中国红”所包蕴的丰富内涵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每逢春节等盛大节日，家家户户都会挂起大红灯笼，贴上鲜红对联，就连鞭炮也被制成醒目的红色。从视觉上看，“中国红”鲜艳夺目，如火焰般燃烧，释放激情，迸发热量，代表温暖，是喜庆的颜色。在古老的祭天仪式中，“中国红”因象征热血与生命，历来被中华子民视为祥瑞之色。周代时，“中国红”以国家意志被尊为礼制正色；明代逐渐融入婚俗、官制，形成别具一格的民俗体系；至近代，它更成为“丹心”的象征，寓意无私的奉献与牺牲。此外，“中国红”还广泛运用于传统建筑、瓷器、汉服制作中，既体现精湛的工艺美学，也传递出国人昂扬的文化自信。

至于自带威严的“帝王黄”，在作者笔下同样被赋予深沉的意味。那朴实而厚重的颜色，似大地之色，源于上古人类对土地的崇拜。那种“土中能生金”的朴素祈求，最终升华为皇权天授的终极象征，成为人们既敬畏又尊崇的另一“国色”。作者还以舒缓的笔调，兴致盎然地畅谈“宋瓷青”的赏鉴观感，如考古学家般不吝笔墨地描写其釉色特点与工艺特色，盛赞这种“雨过天晴色”是对自然色彩的精彩复刻。作为意韵深远的中国色彩，“宋瓷青”很好地体现了道家“天人合一”的哲学思想。而“徽州墨”作为文房四宝之一，在弘扬传统文化中功不可没。其光泽如漆的墨色，成为中国传统诸色中黑色的代名词，千百年来，以深沉蕴赋与内敛气质，为描绘中国文化的斑斓盛景添上隽永一笔。

《岂止斑斓：色彩里的中国》以色彩为纽带，编织出一幅中华文明的壮丽画卷。从“天玄地黄”的宇宙观到“中国红”的礼制象征，从“帝王黄”的皇权威严到“宋瓷青”的哲学意境，每一种颜色都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智慧。李晓进以细腻笔触，将色彩从视觉符号升华为精神图腾，让我们在斑斓之中窥见民族的根脉与灵魂。此书不仅是一场色彩的盛宴，更是一把钥匙，开启我们理解传统、坚守文化自信的大门。

与蒲松龄对话： 为何鬼狐之情动人心？ ——读《梁晓声说聊斋》有感

李洪芳/文

当梁晓声在书中写下“狐有狐品，鬼有鬼格”时，那个曾被视为“怪力乱神”的古典文本《聊斋志异》，忽然展现出直抵人心的力量。这位曾以《人世间》描绘时代群像的茅盾文学奖得主，借《梁晓声说聊斋》完成了一场跨越三百余年的对话。书中，梁晓声以独特的视角与温厚的笔触，对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进行了深入浅出的现代解读。他不仅引领读者重返那个鬼狐纵横、奇情交织的世界，更让我们透过幻象，看见人性中不曾褪色的光辉。

梁晓声的解读最动人之处，在于他挖掘出《聊斋》故事背后积极的精神力量。在他看来，蒲松龄笔下的鬼狐情怪，往往是真、善、美的化身，其品格甚至超越凡人。书中对《婴宁》的剖析尤为精彩。梁晓声认为，婴宁那纯真烂漫的笑声，象征了一种未经尘染的生命本真，而这份纯真最终感染了周遭世人，为故事注入了温暖的希望。这种从幽暗叙事中提炼光明启示的解读，让古典作品焕发出崭新的生命力。

更令人深思的是，梁晓声格外强调《聊斋》所传递的“情义无价”。无论是《娇娜》中孔生与娇娜超越男女私情的高洁情谊，还是《黄英》里马子才对卖菊为生的理解与尊重，抑或是《聂小倩》中宁采臣最终展现的勇气与担当，无不映射出中华民族重情守义、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。梁晓声指出，这些品质在当下社会依然珍贵，值得被铭记与传承。

书中还着力剖析了蒲松龄对理想人格的追寻。虽然《聊斋》不乏对书生弱点的讽喻，但更多时候，作者借鬼狐之形，寄托对真、善、美的礼赞。《阿绣》中狐女对爱情的执着、《连城》中女子为情不惜牺牲、《小翠》中狐女报恩的义举……这些篇章皆让我们看到，即便身处困厄，人性中的良善、勇敢与赤诚，依然能够熠熠生辉。

通过梁晓声的解读，我们领悟到：经典之所以流传不衰，正因为其中蕴含永恒的价值追求。《聊斋》表面谈狐说鬼，实则传递对美好人性的颂扬、对正义必胜的信念、对善有善报的期许。这些积极的价值取向，跨越三百余年时空，至今仍予人启迪与力量。

读完《梁晓声说聊斋》，最大的收获是让人重新思考何为情义与担当。在当下社会，我们尤需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养分，学习那种超越功利的大爱情怀。愿我们都能如书中的美好形象一般，无论身处何种时代，始终守持内心的良善与真诚，以行动践行传统美德，让世界因我们的存在而更加温暖、明亮。

这本书告诉我们，无论时代怎样变迁，真、善、美永远是人性中最珍贵的品质。这也正是《聊斋》历久弥新的魅力所在，以及梁晓声先生此番解读的深远意义。

从《柴门掩雪》读明代气候： 一幅古画中的 小冰河期记忆

王玉美/文

在明代画坛，唐寅的山水画笔意精湛、情韵独特，而《柴门掩雪》更以其艺术表现与气候记录的双重价值，成为跨越艺术与自然科学的珍稀存在。它不仅是明代文人山水画的典范，也是明代小冰河期江南严寒景象的视觉实证，在笔墨与冰雪之间，交织出艺术审美与气候史证的双重意蕴。

明武宗正德八年（1513）冬，江南气候极不寻常。据史料记载，洞庭湖曾出现罕见封冻，正是明代小冰河期严寒侵袭的直观反映。身处此时的唐寅，凭借敏锐的艺术洞察与对自然的细致观察，将这场特殊气候事件凝练为《柴门掩雪》的艺术图景。此画因而超越一般山水创作，成为记录明代江南严寒历史的图像证据，为后世研究气候与环境变迁提供了珍贵的视觉文献。

画面中，冰雪覆盖的山峦构成主体。唐寅以细腻笔墨表现出积雪的丰富层次，厚薄有致、凝融相生，令人仿佛感受到冰雪的冷冽与凝重。巍峨山峰在白雪映衬下愈显冷峻，枝头积雪压弯树木，却仍透出顽强生机。山脚处，柴门虚掩，屋舍皆被白雪覆盖，院落阶前尽显冬意，气氛静谧清寒。一道瀑布自山间泻下，在严寒中似有凝滞之态，更添几分凛冽之气。

就艺术手法而言，《柴门掩雪》堪称明代文人山水画的典范。唐寅笔法细腻而灵动，借助水墨浓淡表现雪景层次与山石质感，既承传统技法，又融入个人风格。构图注重空间营造，高远山峰与近景屋舍形成对比，拉开画面纵深，使观者如临其境。

“柴门掩雪”之意境，更体现了明代文人的审美情趣与精神追求。柴门与屋舍象征隐居生活，漫天冰雪则为这份隐逸注入清寂之意。此境既是自然雪景的描绘，亦是文人内心的映照，传递出他们对宁静淡泊生活的向往，以及在严寒中依然保持的雅致与从容。

作为明代小冰河期的气候图像佐证，《柴门掩雪》的价值尤为独特。它以艺术形式记录了当时雪景的气象特征，如积雪厚度、冰雪形态等细节，均为研究明代江南气候提供了直观依据。与文献记载相比，绘画能更生动、具象地呈现自然景象，令人对那段严寒历史产生更真切体会。

唐寅创作时，或许未曾有意记录气候，但其对自然的细致观察与真实描绘，却为后世留下一份宝贵遗产。此画因此成为研究艺术与自然互动的重要文物实证，揭示出艺术创作不仅是审美抒发，亦可成为记录自然、反映时代的重要载体。

如今，我们欣赏《柴门掩雪》，既能领略唐寅山水画的独特魅力，为其笔法意境所打动；亦可透过画面，感知明代江南的严寒气候，体味历史的温度。它如一座桥梁，连通艺术与科学、往昔与当下。画中，审美与史证交融，使我们在品味笔墨之美的同时，得以触摸历史真实，感受自然与人文的深刻互动。

《柴门掩雪》的双重价值，也为艺术品研究提供了新视角。它提醒我们，艺术作品不唯是视觉享受，更可能蕴藏丰富的历史与科学信息。透过对这些内容的挖掘与解读，我们能够更全面、深入地理解画作内涵及其所处时代。

总之，唐寅的《柴门掩雪》是一幅极具特色的山水佳作，在艺术审美与气候史证层面均具有重要价值。其以细腻笔墨描绘明代江南雪景，展现画家高超造诣与文人情怀；同时作为小冰河期的物证，为研究明代自然环境提供珍贵图像资料。于此画中，艺术与科学相遇，审美与实证共生，奏响了一曲跨越时空的悠远回响。